



上医校友会简报

【2014】第8期（总第27期）

上海医科大学校友会编

2014. 12. 3

第二届上医文化论坛特刊（二）

正谊明道 团结创新

上医文化论坛主旨报告之一

标杆——初学校训有感

戴尅戎



我就进入了我之所以演讲的第二层愿意。

各位老同学，新同学，各位老师，各位领导，当初邵仁厚老师给我打电话要我发言，我一点没有犹豫就同意了，有三层意思，我先讲第一层意思。我们是子孙三代，都跟上海医学院结下了不解之缘。我的父亲是上医毕业的，也在上医工作了很长的时间。我和我的爱人，上医毕业的。我的女儿也是上医毕业的，我的女婿是上医的研究生。但是等到我接受了这个邀请，冷静下来一想，我真的是很急。因为我对“正谊明道”知道的不是很清楚，所以我就开始“念书”，这个里面有“传”，报纸、网络百度，越读我越着急，我觉得“命题作文”太难太难，指明要我讲这个。当初不自量力就答应了，温习上医历史的时候，

这张图是上医在抗日战争时期的校舍所在地。我有幸在这个校园里面的教师宿舍里，渡过了一年多的童年。我和上医的感情就更深入了一步，在没有底气的情况下，我好歹也是从小跟上医联系在一起。

谈到校训，越学越觉得非常神奇，往往是一句话、几个字。“正谊明道”才四个字，这个文字的组合就把学校的校风凝炼在一起。校与校不同，一校一训，有个性、有特色，它非常简洁，但含义非常深厚，它代表了学校对道德的追求，代表了学校的办学方向，代表了学校的精神和起点、进程，对学子的期望，都凝炼在这几个字里面。因此我们说校训是学校文化和时代精神的表达，具有非常长远的感召力，它有很浓厚的中国文化意味。它跟我们的历史、和祖国的历史、文化紧密联结在一起，有非常鲜明生动的引领性，体现了生命价值的哲学底蕴，汇集了一代代学人的心智。我们学习校训，就是学习我们学校办学育人的理念。我

们学生应该遵守哪些准则，全校应该遵守哪些目标，都写在校训里面了，这个校训长期存在于学子和学校的生活之中，被全校的师生所认同，因此我们的校训是历经风雨，历久弥新、含义深远。

“正谊明道”，出自上海医学院创办人，也是首任校长颜福庆先生之手。颜老的办学理念和为人之道，都在这四个字里面。我们知道中国古代有三位伟大的思想家，按照出生年份，第一位是孔子孔丘，第二位是董仲舒，有人叫他董子，还有朱子朱熹。正谊明道，来自董仲舒的《春秋繁露》，原来是两句话：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这个谊，同义气。说白了就是要重理念，重正义，不妄求眼前的利益，不追求非分功业，这就是本身的含义。我们的学校，特别是我们的颜老师，进一步的凝聚，一个字都不浪费：正谊明道。

联系到医学院，联系到医务工作者，那就是从医不为富己，而是利人。也就是说，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医生，你必须要有远大的抱负，你要终生为医，终生为病人着想。更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成为良医，良医首先就是要很好的体现母校的校训。

上医创立于1927年，确定校训是“正谊明道”，是1934年。说得准确一些，是1934年6月。在这个复习的过程中，我找到了我一定要来这里演讲的第三层理由，真是太巧了，我的生日是1934年6月13号。当这个校训面世的时候，我刚刚出生，什么都不懂，到现在，我还是觉得我什么都不懂。1936年上医出现老的校歌，我记不全了，但有两句话我觉得是和正谊明道连在一起的，一句话叫“人生意义何在乎？为人民服务”，1936年，已经在谈为人民服务了。服务价值何在乎，为人群灭除痛苦。我们的校训、我们的校歌，伴随一代又一代的上医人，渡过了美好的学生时代，也为我们渡过了医者忙碌的一生。

谈到“正谊明道”，先谈什么是谊。古文当中，友谊的谊和正义的义基本可以换用，所以我们说这个谊就是道义的义、情义的义，所以我们要公正、要正直。道呢？道理的道、道德的道，道路的道。所以，正谊明道，用现代的语言来讲，不就是素质教育吗？就是教育思想的一个核心价值观。所以，另外有四个字叫立德树人，也是这个意思。但是对正谊明道这四个字，在不同的领域不同的形势下可能会出现不同的理解。义，不能只要求别人“义”，首先你自己也要义。董仲舒说得很清楚，他说以仁安人，以义正我。对别人仁，对自己义。上医在很长一段时间命运是紧紧跟抗日战争、二战联系在一起的，紧急关头很多人为了自己的尊严和信仰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现在我们谈八荣八耻，反腐倡廉，不都是义吗？要从我做起。道是我道路的道，道义的道，放在医学院，就是我们要了解疾病的“知其然并之其所以然”，了解其医理也要了解其实施的技术。

董仲舒的两句话谈到了“利”和“功”。做医生不能谋私利。从上海医学院成立的那天起，颜校长就明确定下了校风校纪，要求所有的教职员工专心教学，不得在外面开业行医，如果你开业行医，先请你打一个辞职报告。我记得我和很多人讲过，上海医学院的教师，跟很多其他医学院的教师相比，有很多很多特点，特点之一是什么？穷。但两袖清风，一切都为了病人。很有意思，在1942年的时候，毛主席在陕甘宁边区高干会议，谈了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先谈了经济和教育是当时的中心工作，然后讲，教育是不能孤立地进行的，我们不是处在“学也，禄在其中”的时代，我们不能饿着肚子去正谊明道，我们必须弄饭吃，我们必须注意经济工作。离开经济工作而谈教育或学习，不过是多余的空话。离开经济工作而谈革命，不过是革财政厅的命、革自己的命，敌人丝毫不会被你伤害。这段话怎么理解？在我

的记忆当中，毛主席的另外一个教导“为人民服务”叫得还要响，这里面是不是有矛盾？这是我最近几周思索最多的问题，现在我想通了一点，供大家思考。我们讲利益和经济利益的时候，首先要讲谁获利，你获利？资本家获利？还是老百姓获利？从谁的身上获利，为谁争利，为谁护利，用什么手段获利？这个如果不搞清楚，就会模糊掉。我们要先了解这个问题，才了解对这个人、对这个医学、对这个学校要不要扣一个功利主义的帽子。

我个人看法，这个校训是放在医学院里，医生和教师，和科学家、和学者是一样的，不谋个人之利，不计一己之功，要有“只问是非，不计利害”的科学精神。这样一想，警察、法官要不要功利？不管怎么说，医生正因为不谋个人之利，不计一己之功，才得到了尊重。

以前我讲过知识经济，讲到从上世纪中期以后的知识经济时代。知识实际上含有四个内容，是什么-Know what、为什么-Know why、怎么做-Know how、谁知道-Know who。Know、how，是告诉我们怎么做，是一种技艺，一种能力。所以，我们可以把这种知识称之为技能知识。有人是看不起的，剃头匠才说技能知识。看不起我们外科医生，说外科医生就是理发师演进出来的。Know who，是我们要知道谁能够懂这件事，万一我们要求助，我们找谁？这是人力知识。Know how和Know who，统称为默会知识，这对经济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比如说我们在开发一个研究的课题，开发一个新的市场时，我们怎么去判断对还是错？怎么选择合作者，怎么选择员工，然后怎么去操纵各种设备、实验的技能？这些都是Know how 和Know who，它会被妥善保存在个人和单位的范围里面，这就是知识产权的真正含义。

从知识产权角度来讲，第一个层次是我们发表论文。这件事是我们中国人第一个在国际文献上发表，就比你美国人早了那么几天，所以我是第一。但是，一旦论文发表了，大家可以共享，无偿的共享；第二，我们申请专利，一旦专利被批准，那就是有偿的共享，你可以查专利、抄专利，但你如果要用专利，你得付钱。付多少钱？我说了算；第三个层次叫Know how，发表前我是不公开的，很多中医老先生，子传子，不传女，不传媳，不传其他人，这是我的权利，不公开就是不公开，这是第三个层次，构成了某些人可以掌握某些技术。有人说这才个人主义，太落后了。

我们再延伸一个故事，中国曾经是世界上最大的DVD生产的国家。但是到2004年左右的时候，就这么一年当中，500多家DVD生产公司倒得只剩下了100多家，倒了近400家，平均每天都有1个DVD的工厂死亡。什么道理？我们出口一台DVD，可以卖大概32美元，成本是13美元，但是我们付专利费要付18美元，最后剩下1美元的利润。同理，MP3可以卖79美元，但是我们获利是1.5美元。钱都到哪里去了？专利。我们没有自主创新，没有Know how和Know who，那就是一个缺少核心技术的悲剧。掌握了核心技术，签署了一份技术合同胜过千军万马。这些外国的厂家就抽走了中国企业大半的血汗钱。所以我们说，Know how是独门密技，属于自己或某一集体的知识库，用于振兴实验室或者企业，用于报效祖国，是企业乃至国家竞争力的根本。从这个角度来说，你会说我们是自私的吗？是功利主义吗？孔子和孟子就提到，必须重义轻利，我们就讲义，就讲大道德，但是不谋利，看到利首先想到的是道德。董仲舒正谊明道里面，我们推论他的论述时发现，他不是不要功利，不是反对功利，他有一句话：唯明义，才能有大功利。你要明白了道理，明白了你的工作方向，你讲功、讲利可以追求更大更好更切实的功利。所以，我们要反对一己之利，小集团之利，急功近利，现在搞的形象工程、政绩工程、弄虚作假，这个是反对的，这是功利主义的代表。但我们知道，未有义正而不利

者，你有了义不会不得利。未有道明而无功者，你知道了道理和方法，怎么会无功？这个东西，必须辩证起来看。很有意思，义正于人间，其利莫大焉。道明于天下，其功莫大焉。我们应该把大义、大谊、大功、大利结合起来，达到义利双成，道功并举，这样效果是长远的。

学校训，最终我们要实现的是：“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正谊明道表面来看我们要不谋利、不计功，排斥了功、利的必要性，但从内涵来说，我们的正谊明道是要求我们追求更大、更好、更切实、更干净的功和利。

我们的国家经济发展，就是要大功大利。我不知道在哪张报纸上看到，是一个不大城市的市长讲的，要用大聪明打大算盘，求大突破，做大事业，不谋局部小利，要兼顾生态和社会效益，这就是我们的科学发展观。所以，我们说有一种“合掌”句式，再回顾这两句话：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对称的，这个里面道义对举，功利并提。道和义，功与利，二而一也。也就是说，要合情合理，不贪图眼前的利益，那是小利。要遵循各种道德，要讲究技术改进，而不求非分的功业，不弄虚作假。所以我们说，我们需要的是在符合社会准则和道德规范的前提下去为国家、为人民，为人民的健康获取最大的功利。

我们的校训，在慢慢继承。我为自己难受，80年了，和校训同样的年纪，我怎么就没有搞清楚这么多问题，到80岁念书的时候才念出来一点点？所以我们说，校训是潜移默化的，不是靠上课上出来的。这里面有无数的老教授为我们做身教，包括颜福庆老人家。我们学校的气氛、氛围，教师、同学、家人、病人之间的思想和精神的交流，还有社会实践，我们逐渐理解上海医学院的校训，我们不能离开历史，也不能离开发展，要动态的去理解校训。

2013年11月7日的全国骨科会议，有1万多人参加，几百位外宾。在开幕的时候搞了一个别有风味的演说，先从大陆戴尅戎开始讲，欧洲一位专家，美国一位专家，香港一位专家，四个人给你们30分钟，我们一算，一个人7分钟。我的发言里面居然还能谈到四条，从经济观点看医学，从技术观点看医学，从科学观点看医学，从社会观点看医学。今天我讲讲第一、第四条。

从经济观点看医学，医学是一个遍布全世界的产业，这俗气吗？直接关系到民生，关系到个人、家庭和国家的兴亡。经济观点，首先要看什么？看医疗的普及。医疗普及里面的一条，人人享有医疗卫生服务。怎么去实现，那就涉及到了医疗保险，全民的医疗保险。现在我们国家有了新农合，报纸上写的是95%，有的写的是98%的老百姓，都或多或少的被医疗保险，特别是新农合所覆盖了。应该说，我们已经到了全民医保的地步。但是我个人认为不是的，全民医保有三条基线，第一个是面，这个面95%或者98%，应该够了。第二个是度，你帮了他多少？一年给他1块钱，10块钱还是100块钱？100块钱就是1300多亿，吓人，100块钱管用吗？不管用。所以，这个就有问题了。第四条，在中国是致命的。我们的医疗覆盖公平吗？城里人和农村人一样吗？干部和群众一样吗？那你怎么能说全民覆盖？所以从这些方面来看，我们还要走很长、很长的路。我们要努力做到的，是争医疗服务之功，求病人应得之利，这就是我们的功利观。

从社会观点看医学，我们正在面临人口老龄化和生活方式改变带来的各种各样的挑战，包括健康和疾病。生命科学正在发展，进入到革命性变化的前沿，取得了巨大的进步，这是非常非常好的。当我们携手走上快车道的时候，却陷入了难以自拔的陷阱中。什么陷阱？这是什么照片？这个医务人员怎么了？为什么在门诊手术室门口要有保安？这些戴钢盔的人是

谁？怎么进入到医院了？他们是警察？是武警吗？他们是医务人员。他们为什么戴钢盔？他怕人家从后面在他的头上打一棍子。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面，我们的社会究竟是什么样的力量在推动这种医患矛盾？我实在想不通。自古以来，何曾有如此多的人不遗余力，就是要把病人和医生推向对立面，这太奇怪了。所以我们说，医患矛盾的暴力化，受伤、致死的是医务人员，受害的是广大的病人和医学事业，受灾的是整个社会。当时我只有7分钟的时间，我没有时间，也没有能力对政府应该在这件事干什么，对我们的社会应该做些什么说三道四，我能说的就是，中国医生最最困惑的是什么？不是缺钱，是缺少尊重。我们怎么办？还是得平心静气。作为医务人员，我们意气用事有什么用？所以，我们应该利用一切的机会说道理、讲真相，包括讲正谊明道，讲我们医务人员的功利观。我们在积极要求维护病人利益的同时，也要保护我们自身的安全。同时，要诚恳的去道歉，要承认在医务人员中还有很多的不足和错误，这和明道、正义背道而驰。95%的病人，我觉得对我非常非常好，所以我们应该善待这个90%以上，仍然信任、支持我们的病人和他们的亲友，绝不能够用医生的手把我们自己推向和病人更深的对立面。这是关键的关键。我觉得正谊明道也在教育我们怎么去做，我们应该坚信我们的社会是讲道理、讲法治、讲良心的，这还需要我们努力，近两年，我觉得形势已经有所改观。

现在有一个很时髦的词叫“顶层设计”。一讲顶层设计，最起码是计生委，也可能是国务院，也可能是总理，也可能是主席。但是对这些顶层设计，这些上层的人物和单位所做的各种设计，有的时候我觉得也不大符合正谊明道。我举三个例子：第一个例子，以药养医是谁说的？命令是从计生委发出来的，不是我们医生要的。一个医生堕落到要靠卖药为生，这光荣吗？但那个时候国家发不出钱，就要我们卖药，要我们提成。正是因为这个以药养医，这个顶层设计使医院、医生丧尽了尊严。现在，是我们在吞下这个苦果。第二个顶层设计，全世界各地的医学教育事业正在飞速发展，我不明白医科大学到底要办几年？4年？5年、7年？还是8年？都有。你在折腾办几年，你怎么思考如何办医科大学？第三个例子，发达国家现在意识到了，在基础研究和临床应用间有一个很深的鸿沟，基础研究的成果，不能很好的运用在临床上。因此有人形容，基础研究搞得很好，临床应用需求也很高，但这当中有一个很深的山谷是跨不过去的，这叫“死亡之谷”。美国从03年开始意识到，之后过了几年，每年投资5亿美元，专门做转化医学的事情。现在我又想到了我自己的母校，好像我们还在考虑，我们的母校把基础和临床分开好还是合起来好？还在争论中，还在争取中。我感觉到，人家写得很清楚了，我们一定要“跨越”这个死亡之谷，我们把这两者一起做好？还是各归各干好？我觉得很明白。

结合校训可以得出这两句话：道不明难行其道，义不清尽失其利。学校如此，教育如此，医学也如此，堪引为戒。所以我说校训越读越觉得有味道，它将永远竖立在上医人的心中，永远是我们生活和工作的标杆，谢谢大家！

（根据录音整理）

上医文化论坛主旨报告之二

绳其祖武 倍道而进

汤其群



大家都知道，清华大学老校长梅贻琦说过一句话：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我们看上医的历史，1956年国家评定的教授当中，我们有16位一级教授，22位二级教授。这些教授是杰出的医学工作者，是优秀的学科带头人，当时的上医无论是基础，还是药物，还是公共卫生，还是护理，乃至临床，都有这样的名师所带领的队伍。这就构成了上医当时的基础学科、临床学科乃至整个学科，都是均衡发展，而且每个部落都是非常强的，以一个强大的整体引领上医乃至全国的医学发展。

再看看基础医学，当时有一级教授3位，二级教授6位，三级教授3位。这些教授涵盖了生理学、病理学、药理学，人体解剖学、组织胚胎学、生物化学、寄生虫病学等等基础医学。

上医人在建国以来，创造了“无数的第一”，这里仅仅列举了一部分，像黄家驷，中山医院首创胸外科。沈克非，国内首例开颅手术。石美鑫，研制成功第一台国产人工心肺机。崔之义，在世界上首创真丝血管成功。杨东岳，在世界上首创足趾移植拇指成功。汤钊猷，提出小肝癌早诊早治新概念。黄鹤年，在国际首创新喉再造术。

正因为有这样的雄厚学科，使上医在建国以来，从上医一共走出49位院士。可以说，上医有优良的传统，所以有49位院士的产生。今天我们更可以说，上医是一个伟大的医学院校。

戴尅戎先生及18位院士，在上医85周年庆时出的一本书《正谊明道_上医院士如是说》中，他们提到上医学习阶段，上医给我的引向是：每个教师都体现了严谨求实的作风，这是上医最大的特色。在这里受到了正统而严格的学术训练，为医学生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上医的学术氛围好，团结精神强，这一段学生生活与其所反映的上医学风始终是最愉快的回忆和骄傲。

过去10多年，从2000年，全国一批医学院校整合到综合性大学以后，因为教育部的领导对医学教育的独特性忽视了，医学院和附属医院间失去了直接、紧密的联系。我引用了一句最近在举行国际评估时国际专家对中国医学教育过去的总结，他认为在过去的医学教育中，我们失去了10年，也就是Lost Decade，这种情况在复旦大学尤其严重。好在，过去的3年多，复旦大学的领导充分认识到这个严重性，也包括医口的相对独立性，恢复了基础医学的建制。举办了第一届上医文化论坛，让我们进一步反省我们过去究竟发生了什么。刚才戴院士提到的最大的问题，基础医学和临床医学分离了。很多人在当初我们合并的时候，说为什么要有基础医学？生科院能不能代替基础医学？今天的实践告诉大家，不能代替。生命科学是培养生物学家的地方，不是培养医学家的地方。基础医学和临床医学紧密结合起来，才能培养医学大家。临床医学和基础医学割裂之后，临床医学重实践轻科研。基础医学功能是教学科研，

在上医应该是科研带动教学，而在临床医学方面，是医教研，而且是科研支撑教学和临床医疗。

我这里也提一个顶层设计，实际上在上医系统重新恢复相对独立的建制以后，我们怎么进行顶层设计，进行学科交叉、进行协同创新？我们首先是在学科内部夯实基础，包括基础医学，包括公共卫生，包括临床医学，同时加强我们学科和平台的建设，使平台真正的为学科服务。同时在基础和临床间如何紧密的结合，医学和其他学科，包括非医学方面的交叉等，做了一系列的工作。在基础医学方面，怎么恢复基础的特色，使基础为临床服务。过去两年多时间做了一些工作，包括我们重新建立了“两馆一中心”，这里是朱书记和桂校长为我们揭牌的场面。两馆一中心是病理博物馆、人体科学馆、临床应用解剖中心，目前正在建的包括现代病理中心。这些馆和中心的建设都希望在教学、科研、科普方面，能有利于学科的发展。在座校友有机会也可以看一下我们现在的场馆建设，这些馆的建设不仅恢复了形态学方面的特色，也引进了数字化、人文医学的概念。现在的解剖和病理解剖，形态、显微结构方面全部进了电脑。目前不仅对教学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对临床也起到了很好的作用。比如临床应用解剖中心，目前分头颈、脊柱四肢、腹部盆腔三个方向，这些方向与相关的医院紧密合作，对青年医生的培养和新技术的推广，将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病理方面，一批老教授，不但把标本，从大体以及显微结构，已经全部输入到电脑，都建立了数字化系统。在两年以后，当新的图书馆建立以后，当通讯系统更完备了以后，这样的一套系统还会进一步辐射临床，服务于全国。这个是临床应用解剖的情况。

同时，功能学科进一步整合。功能学科将进一步面向国家的重大需求，进一步服务于国家。主要针对五大疾病：一是感染和免疫性疾病。二是神经、精神疾病。三是代谢性疾病。四是肿瘤，五是心血管疾病。基础医学在功能性方面也有了很好的整合，和临床很好的对接。第二个方面我们要做的，也是全国医学面临着的问题。习总书记在全国文艺工作者会议上讲了一个问题，就是文艺工作者现在是为市场服务，在教学过程中发现我们的教材是为出版社服务的，为市场服务的。教材当中存在很大的问题，包括我们的书越来越厚，书的内容，我从一个生物化学系的系主任来讲，有很多东西我都不懂。上医的学生都是全国最优秀的学生，他们在中学以及进了复旦以后的通识教育，一大部分的生物学知识已经得到了很好的教育。在新的教科书里面，这些内容将不再重复。我们启动了医学核心课程的建设，我们希望这些课程语言更简练，希望发挥上医的传统，请老教授、退休的教授，用通俗的语言写出来。第三个内容，尽量结合临床。我们邀请临床专家对我们书写的内容进行把关，一些传统的、旧的知识完全剔除，新的内容加进来。这个基础医学核心课程的书，明年6月会全部完成。

进一步夯实基础，目前完成了基础医学核心课程的建设，未来更重要的内容是临床医学核心课程的建设。关于主干课程的建设，我们希望用最好的师资、最新的教材、最有效的方法和最合理的评价，使我们的学生培养真正达到上医所说的16字方针：具有领袖气质、国际视野、科研素养、人文情怀。

在学科和平台间的关系方面，我们在过去两年当中也做了很多的工作。Hopkins是这样建设的。Hopkins的基础医学院也有9个系，不包括解剖和病理解剖。新的高端研究平台有7个，比如干细胞的，在这样的体系下进行工作，但是，他们所有人的学科方向，都是在这9个方面完成的，他们的新人新方向，以及晋升体制也是这样进行的。我们在过去的两年多里面，进

行了两次所谓的校内双聘，或者某种程度上我们叫学科认证。2013年6月，当时陈晓漫常务副院长亲自到现场告诉大家，学科是大学的灵魂，学科是百年老店，所有新的平台必须为学科建设，这才是建设一个大学最重要的举措。

同时，我们还在加速进行与临床医院进行的合作。如何增强向心力？如何让基础医学为临床医学服务？如何将临床的重大问题、重大需求作为基础医学研究的方向？目前也做了一系列的工作。

学科建设非常重要，我这里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在去年禽流感发现的时候，我们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就将这个从病例发现到病毒诊断，一个月内就诊断出来，在NEJM杂志上发表，为禽流感控制传播、快速诊断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最近我们和中山医院签署了《学科建设合作框架性协议》，基础医学将和我们主要的临床附属医院全面对接。首先从形态学科来说，越是传统学科，越是容易被忽视的学科，学校顶层设计的时候，越是应该重视。前面我们说过了基础医学的特色，也是整个医科的特色。解剖如何和外科整合？临床怎么为教学提供很好的保障？病理科也是一样的，基础怎么为临床服务，为他们的科研打下好的基础。

学科交叉方面，不仅基础医学内部要整合，基础医学和临床医学要整合，也需要和其他的学科整合。有一个不完全的统计数据，近50年来，40%以上的诺贝尔奖获得者的获奖成果，多数是与学科交叉获得的。1962年DNA双螺旋结构的发现，是来自于生物学、物理学甚至于化学的交叉学科成果。1998年量子化学的理论和计算方法，是化学、物理学、数学的交叉学科。2003年生理学或医学奖的核磁共振成像技术的发展，是医学和物理学的交叉学科进展。

基础医学在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的领导下，我们成立了医学系统生物学系，主要是集中在生物信息学和大数据的整合。希望在传统的学科基础上，使医学生能学习更多的内容。

上医已经有了“天时”，因为在今年的校十四次党代会上，明确提出建设国际一流大学、一流医科的目标。前校长杨玉良先生提到：没有一流的医学学科，完全不可能建设一流大学。所以把一流医学学科，做成建设一流大学的首要目标。同时在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关于“十二五”规划纲要提出，促进基础医学和临床医学、医学学科之间的紧密结合以及医学学科和非医学学科之间的学科交叉，希望集全校之优势，建医科之辉煌。同时，大家也看到，两年多以后，我们将建成一个崭新的枫林校区，这个崭新的枫林校区，为我们重振上医辉煌提供了硬件基础。更重要的是上医人必须将基础和临床进一步合作，同时发挥校友会的作用，使我们上医可以创造更多的辉煌，这是我们的愿景，也希望我们在2017年上医90年庆时，可以向大家汇报。谢谢大家！

（根据录音整理）

上医文化论坛主旨报告之三

我心目中的上医文化

巴德年



各位同道，我不是上医校友，但我赏识上医、我关注上医。因为在中国，如果像上医这样的医学院都办不好，中国还能办好医学院吗？这话不是我今天在这里向大家说，我曾经向教育部部长袁贵仁先生，向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女士如实讲过这话。我下面要讲的，全都是我个人总结的材料和看法，供大家参考。

中国，对世界医学是有贡献的。我曾经在《科学时报》一个记者采访我的时候讲过，我没有想到有如此的影响。在《科学时报》上发表了之后，卫生部部长、医学学会的会长，上海市的市长都引用了我讲的这些东西，大家注意，中国对世界医学的贡献中，陈中伟、汤钊猷是上医人，一共 7、8 项，上医占了 2 项。药学，中国人第一个从中药当中提出单体的是协和的陈克恢教授，在

1922 年。在 30、40 年代的时候，第二个成功提取的是上医的张昌绍教授。可见上医人对中国，乃至对世界的医学是作出了贡献的。

刚才两位老师讲过，大学要有大师。大学有大师，这句话不是我说的，是想当年清华大学梅校长说的。但大学要有大师，出大师、育大师，是我在上医 80 年校庆讲话时说的。我说上医是名副其实有大师、出大师、育大师的一流大学。根据这样的精神，大家看协和，是这样的状态，浙医是这样的状态（指 PPT 上名单数）。

在上医创建 80 周年庆典大会上，我当时没有稿子，我就拿着名单说我对上医的看法，最后是上医把我的讲话全部记录下来进行整理，我一字没改，就成了我自己收藏的“巴德年在上医 80 年上的讲话”，我想把这个讲话献给上医校友会。

刚才说，上医有 49 位院士，告诉大家实话，上医人有的虽然不是院士，但是在我眼里，在医学界，可以说上医的这些人比院士还院士。

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也不是说上医一切都好。上医这几年，以我看相对落后了。拿谁比？协和。大家注意，这是我做协和院长期间提拔、培养的名单，这些红色的都长成了院士了。浙医，原来一个院士没有，现在也有三位了。这些黑色的，都是强有力的、未来院士候补队伍。

不管怎么说，以上几张幻灯片说明了一个问题：1、上医人是出成果的。2、上医人是出人才的。

上医凭什么出成果？出人才？我在协和做校长期间，协和人教育我，说协和的人不是教出来的，而是“熏”出来的。不管你是谁，你进了协和就得“三基三严三高”，按照协和的规矩，按照协和的步伐走协和的路，“熏”出来的。熏了那么多协和的人，还把我这个校长也“熏”出来了。我在 100 周年纪念的时候，我说了一句话，我到浙大去做医学院院长怎么当的？就是本着协和的精神，甚至我都用了我在协和的招法、套路，来办这所所谓的“南方协和”，我不是在协和熏了之后成长起来的吗？上医同样，谁一旦进了这个学校，不是听了党委书记一个报告，也不是哪位教师、辅导员讲了两堂课使上医人变成上医人的，而是在上医这个环境

里面受了熏陶、受了训练。刚才戴尅戎院士的讲话非常生动，他说上医毕业这么多年都没有懂校训，最近读书才读出来。说明他熏出来了，尽管理性没有达到这样的程度，但是他的作为和表现就是上医校训铸造出来的。我也读了很多上医的书，但和戴尅戎院士相比是小巫见大巫了。我摘录了很多，我如果说就甘拜下风了，但有一条我必须说，“上医人是天使，上医人也是战士”，上医人说上医，是亲身体会的。今天我们随便找一个人，他们讲的可能没有戴尅戎那么精彩，但也会相当不错。为什么？他们可能没有看那么多书，但他们有亲身体验。“上医人是天使，上医人也是战士”多美的词句？事实上上医就是这样。我在想，这里面写了这么多都很好，所以我赏识上医，我关注上医，更重要的我期盼上医越办越好。

我读过你们《上医文化研讨会文集》，里面曾经有人说，上医要再不独立，上医就完蛋了。但是我认为，上医现在独立不了了。在这种情况下，上医怎么办？我告诉大家实话，我曾经和你们原来的老领导，并且是非常强悍的一个领导对过话，那是2005年在长沙。我作为浙大的医学院院长在大会上有一个发言，得到了强烈的反响。但是你们党委书记不以为然，他在会上发言说：为什么复旦大学把上医分成这么多个单位，直接归学校领导？他说他挨个征求了下级领导的意见，下级这些领导愿意归学校直接领导，不愿意再归医学院领导。我在会上介绍的经验，浙江大学实行两个最大化：“最大化的利用浙江大学的综合资源来培养医学生，办好医学教育。要保持医学完整和统一，把医学教育体系、医学管理体系一致、统一、完整。”这是我2005年在长沙会议上的发言。由于书记这样的一个发言，我回敬说某书记，你忘了？你征求他们意见说愿意归大学领导，还是医学院领导，你要问，是愿意归政治局领导还是愿意归校领导的时候，他们一定说愿意归政治局领导。问题，不是愿意归谁领导，而是该归谁领导。保持医学教育的完整统一，是医学发展的必然。让我感到幸运的是，当今恐怕不用再喊上医独立，而是要解决复旦大学下的上海医学院如何发展。不是不行的，是可以的。“全世界最好的大学，往往都有一所最好的医学院，最好的医学院往往在最好的大学里”，中国凭什么不行？不是理论上不行，而是实际上没有好好弄或者弄得不对造成的。最近看到了上医的进步，看到上医向正式的方向发展，我觉得高兴，但远远不够。从这个意义上讲，桂校长继续努力，继续争取。

我今天和你们新来的许校长说了一个事，我说：复旦大学理科不错，但难说你比北大、比中国科技大学好多少。你文科也不错，但我也可以肯定的说，复旦的文科赶不上北大，赶不上中国人民大学。但你复旦什么科最硬？不能说医科称第一，这么说不好，但两个加在一起肯定全国第一：复旦的谈家桢先生创办的生物系，颜福庆先生创办的医学院，这两个力量一合，全国第一。我在姚泰当校长的时候就建议过。那时候我在协和办MDPHI,系双学位，我说实际上最好办的并不是协和，复旦可以。复旦生物学学生念三年，念完再进医学院念五年，完全可以培养出既有理性思维科研能力，未来又是极好的大夫。复旦大学要考虑自己的优势，现在困惑在哪里？二医都把我们超过去了。凭什么超过去？说实话，二医最近能超过你们，重要因素有二：正当你们乱的时候他没乱。当你们被肢解的时候，他们没有被肢解。再一个，资源。合校以后沈晓明为二医做出了贡献，争取到了保留上海市继续支持，继续拨款。两个兜儿揣钱总比一个兜儿多。但是我当着沈晓明也说，你们的临床不错，但是你们的基础、你们的生命科学究其功底、究其水平，上一医比上二医高一个层次。我公开说的，不是在这里拍马屁。我在那里也说，黄书记就是二医的，就是这样。从这个意义上讲，如何利用复旦大

学生命的优势，如何将复旦大学的文化底蕴与上医固有的文化底蕴，在融合的同时好好的发展，诞生一个属于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的新文化、新基础，而不是再朝着独立，是和复旦大学一起建立世界一流大学、一流医学院。

大学校长和大学文化至关重要，北大的蔡元培、胡适，清华的梅贻琦、浙大的竺可桢，包括复旦大学的杨福家老校长，校长至关重要。说实话，我相中了两个校长，不知道为什都做得很短。我认为杨福家是非常优秀的校长，没有做几年不做了。汤钊猷，他和我同时期的，我在协和做校长，他在上医做校长，没有做多久就让姚泰替了。我就想，大学校长凭什么一到60岁就不让做？教育是长线，教育和行政不一样。刚做校长就想出成绩？桂校长，你一定要注意，办不到的。教育是慢工，教育是长线，教育和行政干部修个马路就算工程，不行的。颜福庆先生从1927年开始做，做了多久？你没有时间、不搞长线，不搞长远规划，这个校长是当不好的。所以我在想，中国的校长怎么行政化到这样的程度？一到年岁就得下来？正做得热火朝天不让做了。我很幸运，我从哈尔滨做到协和，协和跑浙大，72岁下来。不是让我下来，是我当时得病，我自己要求下来的。我就想，这个问题在这里说可能没有用。但我还是要和许校长说一个事，当不当校长，或者当不当院长，不要看年龄，看什么？等你快到点的时候让你做一个报告，不要讲成绩，讲现在有什么事，你有什么招法，如何解决现实问题。如果他讲得行，并且做得行，群众拥护让他继续做，不行换别人吧。可能行动上，我们说了不算，得教育部管。但是所谓大学自主权是可以做到的，就看怎么做。我希望，大学校长这个“行当”，希望能够专心致志，别留后手，全力以赴当校长。

有人问我，怎么看上医？我在上医一共有两个讲话，一个讲话是上医8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有稿子了，你们帮我整理的。还有一个，是一本书（《正谊明道 上医院士如是说》），让我写了序。题目叫《上医精神、叙说、传承、致敬》，这是我写的。关于上医我有这么两个讲话，这两个我都留给校友会，哪位校友愿意看，巴德年不要知识产权。

关于协和我也说过一句话，1998年，我说协和是医学界的“西点军校”。这个报告会上我讲了一句话，上海医学院是中国人创办的、黄浦江畔的“黄埔军校”。我当时说协和是西点军校，因为我当时是校长，有点自吹自擂的成分。但是我说上医，我是一个科学家出身的协和校长说上医，我估计没有人会说我是自吹自擂，因为我不是上医的。另外，别人也不会说我给上医拍马屁，而是作为一个科学家出身的大学校长来认识上医，是我对上医认识的升华和概括。我想，大家会同意我这个说法。

我给上医的学生上过两次课，一次是医学系的学生，一次是护理系学生。这是我女儿从你们网上拷贝下来的照片，你们送我的条幅我拿回家，我从来没有看到过我的夫人挂得那么迅速，马上挂上了，挂在我们俩住的那个房间。她和我讲，这个条幅非常好。当你睡觉前处于迷迷糊糊的时候看那大字，为什么看大字？你可以自我陶醉，马上入睡，甚至还能做个好梦。第二天早上一醒来，你看小字，上面是“巴老”，她说是“巴老矣”，下面是上海医学院某某学生祝，上海医学院某某学生书。她说，这就是上医的文化、上医的水平。我今天为什么要拿出来这张照片，我本来以为这个条幅谁也没有看到，但你们上了网，没有办法。这也有好处，告诉我上医的文化、上医的水平，正在传承。这是大学二、三年级学生做的，我刚才的名单，都是上医的大师，这个是上医的学生。我相信上医就是这样，一代接一代，一代胜过一代，祝愿上医越办越好！

(根据录音整理)

上医文化论坛互动发言



做“当代白求恩行动” 上医校训的实践者

孙公铎

我是一个海外游子，从加拿大回到中国来。1961年，我从上医毕业，被分到贵州省，生活、工作了26年。我了解那个黄土地，了解那边的老百姓的艰辛。所以说，在1992年我离开中国去加拿大工作以后，我的心一直挂念那块黄土地，那边的少数民族、兄弟姐妹们非常辛苦。贵州省的医疗资源，在全国来讲是倒数第一。这么一个土地，我在那里生活了26年，我刚分配过去，一天的粮食是7两，一个月是3两油，别的什么都没有了。在那种环境里面，我工作着、奋斗着。我记得1976年，最困难的一年，过年的时候每家一张肉票，这是什么意思？每家，一个人可以买一条猪尾巴，这个我永远记住。我尽管远离祖国，在加拿大生活了20多年，但始终无法摆脱这个情节。我始终把贵州视为我的第二故乡，第一故乡是温州，我是温州人。

2009年的时候，我的家人得了严重的先天性心脏病，主动脉瓣狭窄，那个瓣张开口径只有圆珠笔那么大小，如果当时不抢救马上会死的，是一位80多岁的老人。后来非常有幸，加拿大麦吉尔大学岑颖干医生，给他做了一个成功的手术，做了7、8小时，挽救了他的生命，换了瓣膜。这么好的华人医生，我想太伟大了。我当时萌生出一个想法，能不能到中国为我们中国人服务，他满口答应。当时先把他介绍到协和，他去了协和以后，对我说协和医院条件太好了，很多东西我们还得向他们学习。于是我把他介绍到贵州，贵阳医学院，我工作过的一个地方。去了以后，他说贵阳医学院的条件还是不错的，我还想下去，就下到了兴义。兴义是一个非常边远、非常美丽的一个地方，这个地方我从来没有去过。当时，就介绍他去

了那里。去了那里以后，他带着助手艾瑞克去哪里工作，所以现代白求恩行动就这么开始了。

第二段话，我要讲为什么把这叫做“当代白求恩行动”。白求恩，过去是加拿大的一位共产党员，那个社会对白求恩有两种评论：一种，他是异类分子，因为是共产党员。随着时代的变迁，人们越来越相信、佩服白求恩的伟大精神。在加拿大，他现在是一个英雄。我生活的城市，就是白求恩工作过的一个城市。蒙特利尔皇家维多利亚医院，是白求恩工作过的医院。而岑颖干医生，也是来自同样的医院。白求恩的情节，把这个医生联系在一起。我们记得毛主席在《纪念白求恩》文章中的一些话，那时候的老三篇，大家都会背，学习白求恩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对技术精益求精，要做一个脱离低级趣味的人，有益于人民的人。白求恩精神、上医的校训是一致的，所以白求恩的精神、上医的精神，是共同的精神，是代表世界医学精神的精髓，在2014年10月11日，我在石家庄参加了世界白求恩精神研讨会，大家都肯定了这个精神。一个贵州的患者治好病之后，称他为当代白求恩，所以我们就命名为“当代白求恩行动”，这个行动和上医的校训一致。上医的人，很早以前就执行了白求恩的精神，一脉相承。不同的方向，聚集在一点上。这个活动强调，不是要宣传，而是要行动。刚才在视频上看到一句词，“散兵游泳 独立大队”，开始我是一个散兵游泳，个人组织的。但是我非常有幸，在2011年，毕业50周年庆典上，大会平台给我一个机会介绍我的人生，讲话结束的时候，看到台下一大帮同学，满头白发的老头、老太太，平均年龄72岁以上了，当时我呼吁，希望大家能够向岑颖干医生学习，共同走这个路。发起了这个行动后，经过了4年多的时间，这个活动越来越得到扩大，最初是2个人，接下来是10个人，今年已经有3支队伍，来自三个方向，加拿大的小分队，上海彭会长带队的庞大队伍，以及北京校友会的队伍，三支队伍去了兴义、贵阳，最后去了郑州进行帮扶活动。活动得到了“滚雪球”的效应，现在舆论上、也有这方面的大量报道。我这里呼吁，“当代白求恩行动”本身就是发扬白求恩的精神，实践上医校训的价值。希望我们母校上医张开双手接受我们的邀请。很荣幸在彭会长的领导下这个活动已经开始行动，希望有更多的校友参与这个行动，做义工，做“当代白求恩行动”上医的校训实践者，为实现中国梦做贡献，谢谢！

（根据录音整理）

参加编辑《上医人的足迹》第三集感想

丘明生

在“第二届上医文化论坛”隆重热烈而温馨的大会上，随着新书发布会的启动，提示该书顺利面世了。

由于吴合主编的信任，我有幸参加了第三集的编辑工作，并因而使自己感奋不已，增智受益，现向各位学长汇报如下。

首先，要向踴跃赐稿组稿的上医人及其子女致以衷心的感谢。吴合学长最初主编《上医人的足迹》时并无继续出书计划，惟因给她来稿来信继续不断，使她深受鼓舞，故决定再出第二集和第三集，为此，应感谢海内外广大上医校友们的支持和帮助。

出书需要钱，第三集由彭裕文、陈克铨等校友的捐助以及上医校友会的资助解决。第一集及第二集出书费用也是由热心校友捐助的，吴合主编在后记中曾一一列出姓名，其实，捐

款最多的是她自己。

彭裕文会长作了热情洋溢、亲切激励，对上医人充满期待的序；秦伯益院士写了使上医人感到共鸣、受到鼓舞，对校友们充满语重心长的前言，他们对第三集的评语是对我们的勉励和鞭策；彭裕文会长和程刚副会长审阅了本书全文并定稿；责任编辑宫建平校友完全是尽义务的为完成繁重的工作而不时加班加点；老厂长杨立伟校友在排版和印刷等方面给予了很大的帮助。对上述几位上医人，我同时也代表吴合主编致以衷心的感谢。

第三集的作者比第一集和第二集要少些，但和第一集、第二集一样，充满着浓浓的上医情怀和上医精神，现就我的感受举数篇为例。

抗美援朝中担任志愿军卫生部部长的吴之理学长，在生前所写的那篇文章中，他为了尊重事实，坚持真相，表现了不怕撤职不怕杀头的大无畏精神，他做到了上医校训中的“严谨求实”，而且达到了很高的思想境界，我深受感动，也深为敬佩，更受教育。

由石美鑫学长牵头 917 位校友签名的为上医正名的呼吁，我体会到它不是普通的文章，而是有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的珍贵文献，它将影响深远，并将不朽！

书中有几篇关于王万青学长先进事迹的文章，有的是他自己写的，有的是刘青学长的访谈录，内容生动，可读性强。他曾被评为 2010 年“感动中国十大人物”之一，这是多么崇高的荣誉，他是我们学习的榜样。王万青的名字是上医人的自豪和骄傲！

吴合、陈忠年、陈克铨这几位资深校友的文章，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他们真诚地献言献策，为的是殷切期望；现今校领导能在继承和发扬上医优良传统上，采取强有力的举措，再创辉煌，力争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能走在全国医学院的前列。

一篇题为“淡泊的品性 崇高的师德 不朽的医魂”介绍传染病学专家钱惠的文章，非常全面的介绍了他非凡的一生。文中提及“由于历史等各种原因，重庆医学院的副院长钱惠一当就是 20 年，却从未在同事和家人面前抱怨过一句，他谋求的是利泽苍生，而非一己名利”，这使我对钱老更加尊敬，十分敬仰。

可与世界名著《Cecil Internal Medicine》媲美的《实用内科学》是上医主编的，累计总印数已达 160 万册，这是多么巨大的字数，使人鼓舞的可喜成就，我认为《实用内科学》是一张上医的名片，上医的精英团队怎样把这张名片磨炼成闪闪发亮的，请参阅潘孝彰学长翔实而权威的 3 篇叙述。

第三集还有不少使我感到亲切而有所裨益的佳作。

文末我想补充点吴合主编的工作：她今年已 90 高龄，在西安市陕西省友谊医院每周看 6 个半天内科免疫治疗门诊，诊余写稿，对有些老校友寄的纸写稿件，她亲手用电脑一字一字打出，她不仅规定稿件按届排序、文末需有作者简介及详细讯址（讯址不登出），为了出书后能顺利寄到有关人手中，她亲自整理包括每篇作者及作品所述上医人或子女的详细的地址清单，寄给宫建平校友转交上医校友会，由校友会负责全部寄费及有关事宜。她对母校感情深厚，提出上医品牌是珍贵的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说为上医人写书很忙很愉快…。老学长吴合大姐对事业的执着，忘我的工作精神和细致的工作作风，值得我的尊敬和认真学习。

（医疗系 55 届校友丘明生提供）

我眼中的上医文化

史 潇

我是来自 2011 级临床学 8 年制的，目前是大四的学生。上台前我非常紧张，与这么多名师大家同台，觉得自己辈份太低，资历太浅。上台的时候，几位大师坐在了靠边的位置，把我留在中间，我觉得非常尴尬，但这也能体现出上医文化当中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谦逊、平和。我参加了多次克卿书院的导师午餐会活动，邀请上医的院长桂永浩等很多老师参与活动。刚开始同学们有点紧张，但真正参加过活动之后，我们发现，参与活动的所有老师，他们非常平和、谦逊，没有任何的架子，他们的成就虽然非常高，但学生和他们交流起来，就像和亲切的长辈交流一样，非常亲切，非常平和，这也是活动能取得成功很重要的原因，这也是我认为上医文化当中很重要的一点：谦逊、平和。

上医文化在本科生中，本身就是一种非常强烈的文化符号。“上医”这两个字在学生中的认知度非常非常高。举个例子，去年这届学生刚刚搬到枫林校区的时候，搬迁的大巴车缓缓驶进来的时候，同学说：终于来到上医了，这才是我们医学生的本部。枫林校区在物理空间上，在同学心目中已经达到了非常高的认知度。

同学们对于上医的感情也非常深。我们把上医的名誉和自己的专业水平联系得非常紧密。有些特别学霸的同学，会把书上老师没有讲、甚至没有提的东西都背下来。他说，我感觉最侮辱我的事情，就是将来我看病的时候，病人问我你怎么连这个病都不会看，你是哪个医学院培养出来的？如果我碰到这种事情，我会觉得非常愧对上医。上医能走到今天，能让上医取得非常成功的一点，就是老师对于我们的要求非常严谨、严厉的，不仅体现在成绩上。有一次，解剖郑黎明老师课堂提问，有简单的知识点没答上来，他说，你作为一个中国最好医学院之一的学生，如果将来连这些最基本的知识都掌握不好，你将来如何面对病人，面对上医的同学和老师，你们愧对上医。这句话给我的印象非常非常深，这句话代表了上医教师、学长、大师们对上医的理解和认同，作为上医人，要把医学、医术做好、做精，这就是我眼中的上医文化。

（根据录音整理）